

神眼去力(上)



神眼去力(上)

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人。……，飞旋转身只见身后站着一个年约四十余岁的中年文士，长脸鹰鼻，手执一把纸扇，蓝色长衫，一脸阴沉之气。

白衣少年一双星眸生就风采，加以幼受庭训，虽未在江湖上走过，却已看清对方并不像个好人，不由冷冷问道：“相公是谁？有何贵干？”

蓝衫文士呵呵一笑，道：“区区蒋士军，在江湖上人家都称我‘蓝衣秀士’，路过此地，听到哭声，好奇而来，嗯，不过我好像找对了地方！”

白衣少年怔了一怔，对“蓝衣秀士”说的话，有点摸不着头脑。此刻他一直记着对方刚才说的话，也无暇多思，急急道：“原来是蒋大侠，你刚才说对我父亲的事，都知道？”

“蓝衣秀士”诡笑道：“我只说或许……因为我还不知道是不是我猜测的那个人？”

白衣少年忙道：“家父房天义，武林中赠他老人家‘神眼’两个字……”

“蓝衣秀士”脸露喜容，嘻嘻一笑，道：“看到你这双眼睛及容貌，再印证这块墓碑，我猜得果然不错。嘻嘻，想昔年我与令尊相交三日，对他眼力，始终不忘。今天见到你这双眼睛，不期然又想起了故人！”

言中虽有感慨之意，脸上却无丝毫感叹之色。

白衣少年暗暗皱了皱眉，他直觉地感到对方在虚伪做作，尤其凭他从小受父亲熏陶的眼力，觉得自己父亲绝不会交这类朋友。

但他眼力虽好，终究是个孩子，世故并不丰富，尽想对方既称与自己父亲相识，终究是位长辈，在家门口不可失

礼。忙躬身一礼道：“原来是位叔叔，晚辈房英有礼了！”

“蓝衣秀士”哈哈大笑，得意地道：“好，好，房天义有这样一位公子，真是后福无穷，我实在替他高兴。”

房英接口急急道：“前辈还没有告诉我家父的情形。”

“蓝衣秀士”突然叹一口气道：“我最近在江湖上奔波，就想找你父亲，现在看来，恐怕他真的不是疯了，便是死了。”

房英大吃一惊，脸色惨变，高声道：“家父疯了？死了？”

“蓝衣秀士”目珠一转，干咳一声，道：“这只是江湖上的传说，说来话长——”

他抬头望了望天色，接下去道：“天黑了，站着说话也不是办法。”

房英被他刚才那句话所震住，闻言“啊”了一声，慌忙道：“这位叔叔，就快请屋里坐。”

说完，三脚两步，领先走进茅屋，点了灯火，让“蓝衣秀士”坐好，急不稍待地高声道：“家父是真的死了？江湖上怎会有这种谣传？”

“蓝衣秀士”神色一整，郑重地反问，道：“在我未说出事情前，我想问你一句话！”

“前辈请说，晚辈知无不言。”

“蓝衣秀士”点点头道：“你父亲临走时，留下什么话没有？”

房英摇摇头。

“蓝衣秀士”目闪精光，静静注视着房英神色，一瞬不瞬，似像在辨别他的言行是否真实，半晌才皱皱眉头，喃喃道：“这就奇怪了！”

房英心焦如焚，急急道：“真的没有，家父把家匆匆搬到

此地后，当夜就出门，直到现在还没有回来过！”

说到这里，转口哀求道：“蒋叔叔，你快把答案说出来吧！”

“蓝衣秀士”这才缓缓道：“江湖上所以有你父亲死了疯了谣传，经过是这样的：安陆一座荒庙门口，在一年前突然出现一张赏格，以‘青萍剑’奇宝作酬，要挖你父亲一对眼睛。”

“啊！”房英惊呼道：“出赏格的人不知是谁？与家父有什么仇？竟这么心狠！”

“因为赏格上没有署名，因此对这些问题，谁也不知道，后来听说你父亲突然在许昌城中出现，竟手执长幡，标价二千两黄金，自愿挖出一对目珠！”

房英听得张口结舌，简直不敢相信，颤抖地道：“这怎么可能？”

“但经过查证，事实确是如此，第二天果然有一个少女备了二千两黄金去买，令尊居然真的自己动手挖出一对目珠……”

房英听得汗毛耸立，浑身轻颤，急急道：“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你父亲不知所终，所以江湖上有许多谣传，说你父亲不是疯了，就是已经死了！”

房英咬紧牙关，本已悲痛的心灵，此刻散得像游鱼一样，飘飘然几乎无法自主地昏了过去。

只听得“蓝衣秀士”喃喃道：“……一年之中，你父亲没有回家，可能的确是死了！”

“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”房英像疯了一样，忘情地大喊。

“蓝衣秀士”怔了一怔，呆呆望了房英一眼，叹道：“神眼之誉，十年来，名动天下，现在去掉一对目珠，就是不死，也差不多了！”

房英心头一沉，悲愤地大吼道：“不要再说下去，不要再说下去……”

“蓝衣秀士”又叹息一声道：“孩子，我只是告诉你事实，呃……刚才听你说要出门找父亲，假如你愿意，何不与我一齐上路？”

房英这时神志有点清醒过来，闻言心中一动，忖道：“这人虽然出现在家门口，又说在找我父亲，莫非是为了贪图那柄奇剑，也想对我父亲不利？”

转而又想：无论如何，以他容貌看来，绝非好人，我怎能同他一齐走。

念头转到这里，他忙道：“多谢叔叔好意，晚辈现在不想走了！”

“蓝衣秀士”目光潏然地沉思半晌，才道：“也好，我还有一点别的事情去办，假如你需要什么帮助，或者以后得到令尊什么消息的话，别忘了到北京威武镖局通知我一声。”

说完，转身走出中堂，扬长而去。

屋外已是一片漆黑，房英方要相送，蓝衣秀士已走得人影不见，这时的房英，关好门户，面对桌上跳跃的灯火，心中乱成一团。

由“蓝衣秀士”传来的消息，他刚才对父亲许多不明了的地方，虽然明白过来，果然父亲匆匆搬家隐蔽，是在逃避强敌。

但是在他心中又产生了许多新的疑问！父亲既然怕那强

敌，那末对方为什么不亲自动手？反而出什么“赏格”呢？而父亲在逃避中为什么还自废双目呢？

矛盾！矛盾！实在太不合情理了。

房英思索着头晕脑胀，喃喃地道：“我一定要查清楚，假如爸真的是不幸了……我一定要报仇……”

他觉得在家中也不能多耽片刻，发狂般冲进中堂隔壁的卧室，拉出床下的衣箱，准备行装。

箱盖拍地一声打开了，但当他目光触及下，不由一呆！

在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上面，留着一张写满字迹的素笺，二卷立轴，三只锦囊。

他记得搬家时，衣箱都是父亲整理的，而搬到此地后，因侍母病疾，也从未开过，那末，父亲留下这些，用意何在？

他伸出轻抖的手，先点了灯火，把那张素笺拿起，只见上面写着：

“英儿！

当你看到我这张留言的时候，必已听到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消息，或者家中有了什么变故，你必等不及我回来，想离家出走……”

房英眼眶中满含泪水，激动地急急看下去：

“……那末，你必须听我的话，依我的吩咐行事，不能稍有违背，以至万劫不复，旁边有三只锦囊，上面自有指示……”

至于我为什么要搬家，为什么至今不回家，你不妨看看两卷字轴，自己去猜测。

唉！我生平口直心快，这一次也是第一次，对你却含蓄

保守起来，实在遗憾。但我有不得已的苦衷，而且事关武林大劫，我又不得不慎重其事。

不过，你的目力，幼具异禀，加上我平日训育，相信你不至于敲不破闷葫芦，出门后，千万自秘行踪，江湖多峻险，你要自己珍重。

现在，你可以拆第一只锦囊，其余二只不到指示之日，万勿拆开，一切好好保管，不得遗失，看毕即焚。

父曰：

房英一口气看完，心中更加迷雾一团，在激动迷茫中，他把手中素笺凑在灯火上，看着它火焚成灰后，不动三只锦囊，先急急地把二卷立轴打开。

因为他要先看看其中究竟藏着什么秘密？

这是二幅字轴，一幅纸色微黄，极是陈旧，一幅则洁白簇新。房英摊开一望之下，先则一呆，继而一片失望。

旧的字轴上写的一首诗，新的题着一段词，皆笔走游龙，苍劲健迈。下首署名的都是清虚真人题赠。

房英清楚地知道，清虚真人就是当今武当掌门人，这位空门至尊，与自己父亲是至交，在武林中，除了武功外，一手书法，极负盛名。

眼前这幅旧的书轴，就是送给父亲做纪念的，他更清楚地记得，在襄阳老家大厅上，这幅书轴挂了三四年，至于新的，却从来没有看见过，由旁边注的年月，却是去年搬家不久前才写的。

房英迷惑地忖道：“爸要我从这二幅书轴中去猜测秘密，果然是与强敌有关，也可能与悬赏格的人有关，而且其中尚关联着武林大劫，但是武当掌门的书法，诗词是普通的诗

词，本没有什么隐密可言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他目光注视在书轴上，愣愣地沉思着，心念一转，突然一惊，暗暗道：“啊！莫非武当掌门与父亲的强敌有什么牵连？”

想到这里，他仔细地分析一下，觉得极不可能。

一、清虚真人与父亲是方外至交。二、听父亲时常提起空门高手的品性，刚正不阿，在武林中可说极负盛誉。而自己父亲也是嫉恶如仇的人物，根本不可能成仇敌，这点由新赠书轴的举动上，可以得到证明。

由这二点延伸，说上面隐藏着一场武林浩劫，那就更说不通了。

房英虽是年仅十六岁的少年，天赋极是聪慧，但他一再设想，却是愈想愈糊涂。

这时，他呆呆地望着书轴，迷茫地想着，突然“啊”地一声惊呼。

因为他突然看出两幅书轴上有一点毛病，只见他把灯火凑近，仔细地把两幅书法，一字一字仔细地比较起来，半晌才喃喃道：“原来这两幅书法，一真一伪……”

要知道他眼力幼具异禀，加以“神眼”房天义平日的熏陶，对事物的鉴别力，不但超越了年龄，也逾过常人，这两幅字轴的笔法及神韵，在旁人看来是完全一样，可是在他眼光中，却又截然不同。

他神色微露欣喜，继续忖道：“由常识来判断，旧的是清虚前辈真迹，新的必是别人冒充的伪迹，那末是谁冒充清虚前辈的书法呢？用意何在呢？爸又从何处得来的呢？”

刚现的灵光，复归黑暗，要解答的谜题，似乎愈来愈

多。

临摹别人的书法，本不是什么大事，伪冒别人的署名，若从单纯方面去想，也算不得什么坏事，但房英暗暗感觉到，父亲预测自己必能洞察出问题，必定指是笔迹，而笔迹的真假，说不定牵连有一段惊人奇闻。

自己要查探父亲的下落及事实真相，应该从这方面着手，要从这条线索上探索，必应先去找武当掌门人。他暗暗决定了方针，不再多作妄思，卷好书轴，收拾一些衣服及银子，打成一个包裹，斜背在身上，然后拆开了第一只锦囊，一看之下，不禁又是一呆！

锦囊中有一幅简明的地图，旁边注着两行字：“你眼力虽佳，但阅历及功力却不足以自保。拆开此囊后，应按着指示到七星山去找你伯父‘大智山人’习武二年，不得有违，第二只锦囊在二年期满后冉拆开。”

看完这段话后，房英充满了矛盾的情绪，他想：是遵照父亲的话呢？抑是仍旧按着自己想好的方针去武当呢？

他反复思索中，觉得再要耽搁二年，时间太长了，又觉得父亲用意良苦，不能不听，在茫然中，他走出了茅屋，慎重地落了铁锁，投入一片漆黑的夜色中，踏上茫茫大路。

口 口 口

三个月后的川北七星山麓，出现了一位白衣少年，他正是房英。

在反复的思索下，他还是遵照父亲锦囊上的指示，来到七星山，因为他觉得父亲必有深意，再想到自己武功，除了

会一套“七巧七式”，家传的“七星钉”及内功，都难使得上火候，在江湖上假如没有深厚的武功，实在无法出人头地，更不用说查探父亲的下落了。

此刻，他的脑海上，不期而然地猜测着“大智山人”种种情形。他没有见过这位伯父，只是平日常听父亲提起，说在这世上，他是父亲唯一最亲近的人。父亲与他同师十五年，也是唯一的师兄。

又听父亲说，这位世伯淡于名利，终生与山林为伴，从不踏入江湖一步，但他是怎样一个人呢？

想着，想着，眼见葱郁苍林，峻峰飞瀑，不由暗暗道：“长年在这种美景融化中，世伯必是一个风度潇洒的长者。”

行程已至山腰，群峰重叠，白云飘忽，房英这时掏出那张地图，依着路径，转身斜奔入一座山谷。

穿过一片深林，果见谷中建着三间竹舍，奇花异卉，四周环绕，犹如人间仙境，房英不由暗暗喝采，加快脚步向竹屋奔去。

到了竹屋门口，正要开口询问，陡听得屋中传出一阵苍老的沉喝：“嘿嘿嘿，我想你也应该来了！”

房英不由一怔，忙恭身道：“屋中可是裘世伯，晚辈房英奉父命来拜谒！”

语声方落，竹扉呼地一声打开，只见一位白发长髯，气度潇洒威严的葛衣老人，屹立在门口，那皱纹纵横的脸上，微有一丝惊异之色。

房英一见老者知道就是“大智山人”裘如山，忙躬身拜了下去，道：“这位该是裘世伯了，房英拜见。”

葛衣老人傲然受了一礼，道：“你就是房师弟之子？”

房英忙肃立颌首。

“大智山人”唔了一声，转身进入屋中，口中道：“刚才我还以为是房师弟来了，想不到是你……”

一提起生死未卜的父亲，房英泪水滂沱，呜咽地道：“回禀师伯，家父生死未卜，留言要晚辈来找师伯。”

说到这里，把蓝衣秀士说的消息，详细述出。

那知“大智山人”毫无惊讶，更不出言慰藉，依然冷冷道：“老夫终生不入江湖，也不想插手江湖是非，现在只问你父亲要你来此作甚？”

悲伤中的房英，心底突然泛起一阵寒意，他想不到这位师伯对自己及父亲毫不关心，个性这么冷僻。

这刹那，一股怒火，直冲脑门，但他想到锦囊上父亲的指示，只得强压恼怒，道：“家父要晚辈来此习艺二年。”

“唔！”“大智山人”目光在房英身上打量一下，缓缓道：“你武功已到什么程度？”

房英道：“七巧七式剑法，晚辈都已学会，‘七星钉’追魂三打，尚未够火候，至于内力，晚辈仅及家父三成。”

“大智山人”点点头突然向屋外走去，口中冷冷吩咐道：“随我来！”

房英怔然跟着出门，暗忖：这位世伯莫非要看我武功深浅，目光瞬处，那知“大智山人”脚下如行云流水，毫不停留地向谷后走去。

绕过一片花圃，已到峭壁之下，只见“大智山人”伸手一拉壁上山藤，轰然一声大响，一块巨石，缓缓旋转，现出一道门户。

房英心中讶然忖道：“原来这谷中还有机关石窟……”

念头未尽，突见“大智山人”转身道：“老夫与你父亲同师习艺，论功力，只在伯仲之间，严格说来，并没有什么奇招神功可以传你，至于武功一道，精于锻炼，现在你进去自己静静练习，假以岁月，不难有成。”

房英此刻心中一片失望，暗暗想：“早知道这样，我在家中还不是一样，何必千里迢迢地跑到这里来。”

但想到，此刻既然来了，只有安心耽下，口中不由冷冷道：“恭领师伯训诲。”

“大智山人”口角抹过一丝冷峻的笑意，道：“好，现在你进去吧，到时候我自会来考验你。”

房英心中愤然道：“说不定我明天就偷偷溜走！”

话也不答，昂首进入石洞，就在这时，轰隆一声，石壁旋转，紧紧闭上，石窟中恢复了黑暗，伸手不见五指。

房英心中大惊，飞旋转身，扑近门口巨石上，双手拚命撬着，口中狂喊道：“世伯，裘世伯，……”

喊声震得四周回音频起，却再也听不到一丝回答。

渐渐地，房英恢复了冷静，他暗想或许这位裘世伯个性素来如此，要自己单独好好练艺。

这一想，他立刻静坐在地上，松弛片刻，那知长途跋涉，忧心忡忡下，这一休息，竟沉沉睡去。

不知隔了多久，他突被冷醒，睁目一看，眼前依是一片漆黑，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。但他已隐隐感到腹中饥饿难忍。

在黑暗中，他只得摸索着，想找一些食物，可是摸遍洞中，却不曾摸到一点东西，于是他只能静待师伯送食……

一天，二天，……三天……在焦灼中的房英失望了，他

开始怀疑父亲过去所说的话是否真实？更怀疑这位裘世伯的动机。

“难道他想饿死我？”他心中忖着，却不知其中缘因何在。

“将来我如能出去，一定要问问他。”房英咬紧牙关，狠狠地自语着。

眼前，他为了支持体力，拚命想办法来填饱肚子。皇天不负苦心人，第四天，仔细寻觅下，突发现石壁上生着一朵朵寒菇，于是，他日复一日，以这种野生食物来充饥。

石洞中无床无绵，阴森森得不能入眠，他只能日以继夜地静练内功，按照吐纳口诀，静心养气，精神旺盛时，他取出自己的佩剑，在黑暗中勤练“七巧七式”。

日复一日。

月复一月。

他本具异禀的眼力却愈来愈亮，在黑暗中已不需要搜索，而能洞察秋毫。在内力及剑式方面，更是进境千里，无可比喻。暗器“七星钉”的追魂三打，更是百发百中，快逾星光。

韶光流转，已记不清多少时候，房英只感到昔日携带的衣衫，穿起来短了一大截，紧梆梆地裹在身上，十分难受。

这一天，意外地，石窟陡然轰隆一响，旋转出一道门户，透入一丝阳光，房英心中剧跳，再也不敢怠慢，身形一掠，搜地一声，像离弦之箭，向门外冲去。

只听得门外一声惊噫，人形一花，飞退三丈，房英冲出洞外，定睛一望，正是“大智山人”裘如山。

只见这位世伯呆了一呆，突然哈哈大笑道：“二年闭关，